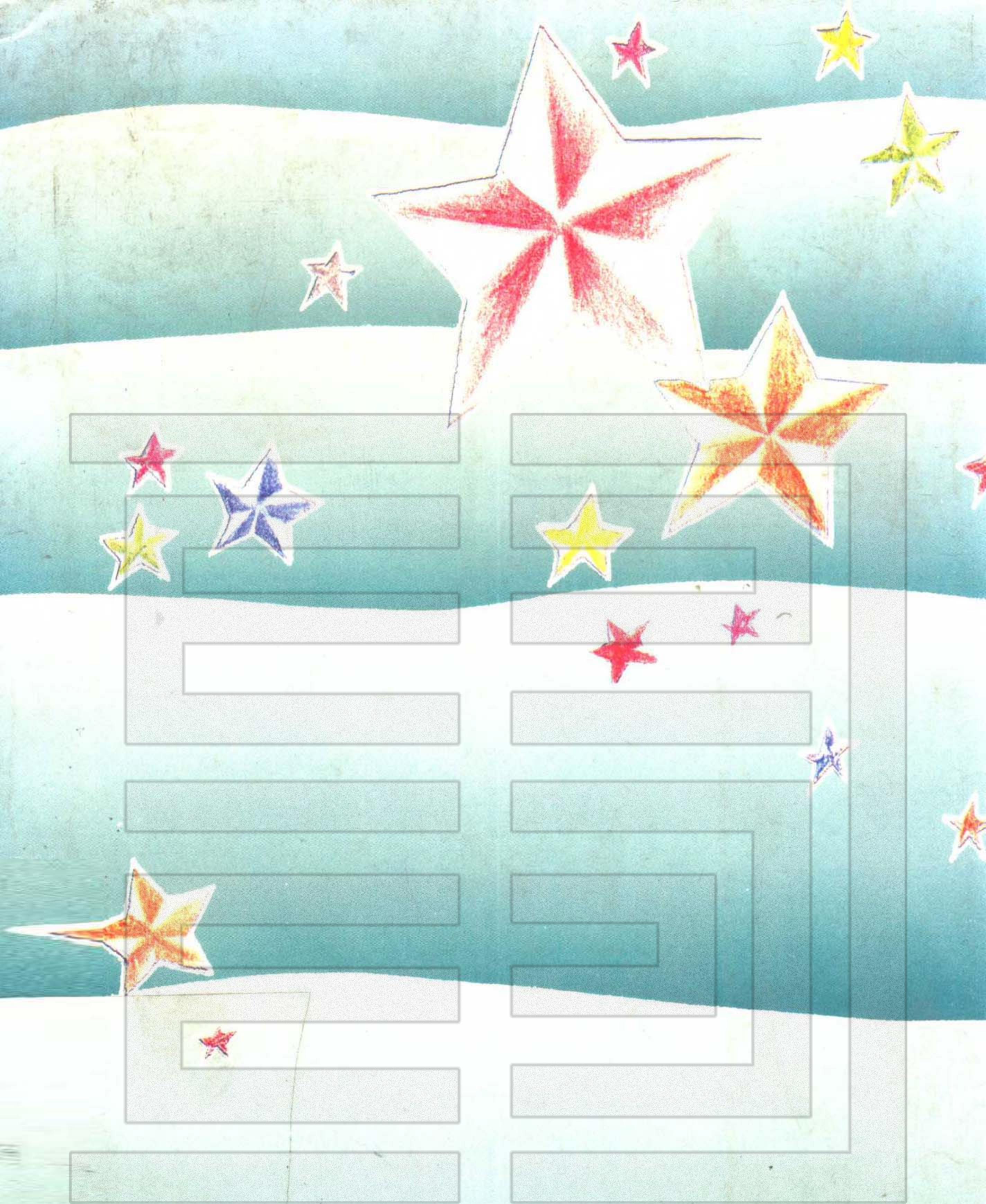




闪烁在绿洲的星辰

新疆人民出版社

闪烁在绿洲的星辰

李如心 韩天航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闪烁在绿洲的星辰
李如心 韩天航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五家渠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3插页 16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28—02332—3/I·805 定价：4.70元

序

任友志

自古边关多壮美，今日绿洲更多姿。

绿洲，是老军垦艰苦创业的历史丰碑。

绿洲，是开拓者无私奉献的血汗结晶。

她像一枚枚巨大的绿色勋章，佩戴在祖国母亲的胸膛，在神州西部大地上放射出辉煌的光芒。她记载着军垦英雄们的历史功绩，是新疆走向繁荣昌盛的象征。

她宛若一只展翅开屏的绿凤凰，在亘古荒原的篝火中涅槃诞生，向世人展示她美丽的丰姿、多彩的生活。遍地绿树红花，金果银棉，是祖国边疆丰腴富饶的缩影。

大自然对耕耘者的辛勤劳动，从来都给予慷慨的报答。往昔的大漠变成了今日的田野，绿洲更加显得生机勃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这块绿洲——农七师奎屯垦区，和祖国各地一样，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转折。经济蓬勃发展，生活不断提高，职工情绪高涨，各民族团结和睦。新人、新事、新气象、新成就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老一代军垦战士，老当益壮，豪情不减当年，像田野上挡风御沙的沙枣树，仍在默默地为人民作出无私的奉献。第二代、第三代新人，茁壮成长，像大道旁挺拔魁梧的白杨。他们不忘老一辈

对他们的嘱托和期望，意气风发，努力拼搏，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抒写出农垦事业的新篇章。

近几年来，在他们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热爱新疆、扎根绿洲、勤勤恳恳为各族人民服务、为边疆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一切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他们就像在绿洲上闪烁的星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我们这本集子，就是反映了他们在绿洲上艰苦奋斗、努力开拓、辛勤劳动的模范事迹，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讴歌了他们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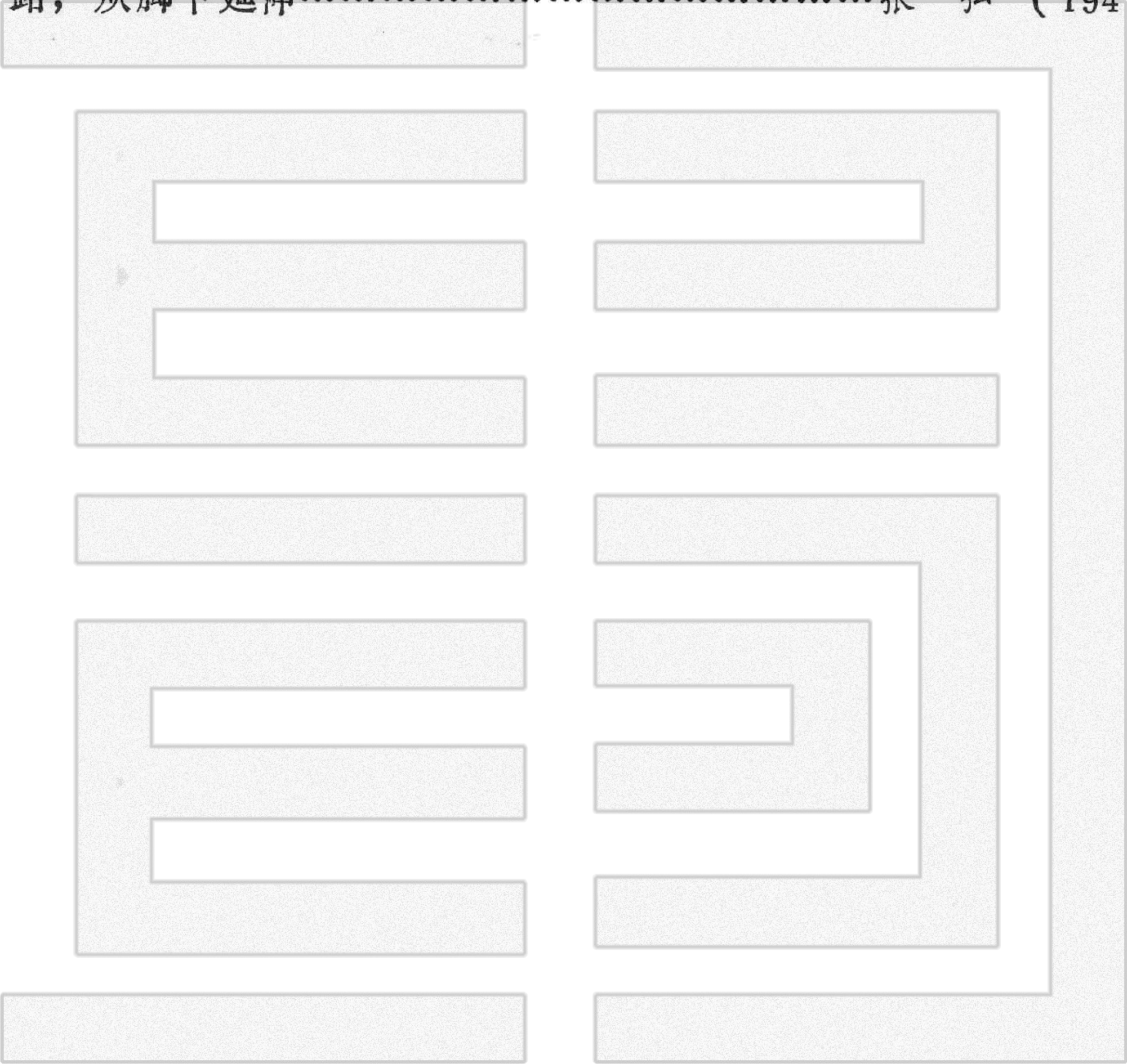
他们是我们事业的中坚，是我们农垦的精华。他们的先进事迹，将鼓舞着千千万万有志儿女献身于开发边疆、造福人民的宏伟事业，为边疆美好的明天，为发展农垦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1991年3月31日

目 录

序.....	任友志	(1)
闪烁在绿洲的星辰.....	韩天航	(1)
不倦的追求.....	张成武 王立昌	(14)
兵团之子.....	屈 直	(23)
绿色的追求.....	李如心	(29)
酒神曲.....	李含春	(36)
沙窝里的绿色.....	唐 明	(49)
为了大地的丰收.....	禹立平	(53)
依依纱锭情.....	张成武 张剑敏 张雪英	(66)
编织彩虹的“娘子军”.....	孙照中 赵妙发	(72)
助产新生的橄榄绿.....	邱继纯	(79)
奉献一颗爱心.....	郑高秀	(89)
年轻的谷场长.....	李乔炯	(97)
春梦·绿色·收获.....	张成武	(105)
火与情.....	张辛荃	(116)
无声的歌.....	李如心	(132)
老周，你匆匆离去.....	郭地红	(137)
人生不等式.....	耿建昌	(148)

廉洁奉公的龙王爷.....	廖普钧	(157)
崛起在盐碱滩上的绿宝地.....	凌 飞	(164)
从困境中崛起.....	琼悟 蔡英	(173)
北疆第一剪.....	郭地红	(186)
路，从脚下延伸.....	张 弘	(194)



闪烁在绿洲的星辰

韩天航

—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的中年汉子，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刮得青青的络腮胡子，一双透着自信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精力充沛，充满活力。但眉宇间却有着由于过度劳累和操心而留下的倦意。他就是农七师126团13连连长，兵团劳模和标兵黄云同志。

我们到他家去过，而且按他自己定下的规矩，外面来人，连里不搞几个碟子几个碗的招待，只在连领导的家里吃碗面条。那天我们在他家吃的是羊肉臊子面。他爱人不在，是他亲自下的厨。他下的面条虽然我们感到太辣了点，但味道却好极了，地道的四川味儿。

他家布置得很有些书生气，四周墙上贴着不少条幅，都是他自己的书法，龙飞凤舞很有气势。从他的谈吐中可以感到，他的文化层次比较高，说话有条有理，有板有眼，知识面也很广，看过不少书。我们想他一定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但一问，回答说：只念过初中，肚里的一点墨水儿，都是自学的。

他这个人很实在也很爽朗。当我们提到，听说13连以前是个

后进连队？他马上笑着纠正说，不，这个连队在我来以前，在全团一直处于中游水平。他的意思是，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成绩而贬低过去，咱们得实事求是。我们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说句心里话吧。”他爽朗地一笑说，“团里把我调到这个连当连长后，我的难题也就在这‘中游’两个字上。你想，后进连队虽然问题多，工作难做，但它起点较低，只要认真去抓，也容易走出低谷，看得出成效来。但一个中游连队，起点比较高，要想跨上新台阶，自有它的难度，工作做不好，就有可能滑到别的连队的后面。所以，我反而觉得压力更大，我就需要用加倍的力量，才有希望把工作搞上去。”

他很有些头脑，也很明了自己到这个连当连长的处境。用他爱人的话来说：“这个连的连长不好当呢！”他爱人说的是实话。他到这个连后，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他很快就了解到，这个连虽说是个中游连队，却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1987年以前的3年里，先进连队啦，先进支部啦，这样一些荣誉称号可从来没有同这个连沾过边。职均收入一直在1000元左右徘徊。而1984年搞承包以来，职工中没有一户盖新房的。整个连队的房子破破烂烂，歪歪斜斜，墙根被白花花的盐碱腐蚀得落满了松软的锈土。危房在全连占49%以上，一到下雨天或春天积雪融化的时候，人们呆在房子里都感到提心吊胆的。他查了一下以前的资料，发现从1984年到1987年3年间，职工承包土地而倒挂的有87户，倒欠金额达15万元。而有些干部和一些掌握财物权的职工，以权谋私，以职谋私的现象也很严重，吃喝十分厉害。那些年，连里风气不正，事故也不断。有喝酒喝死的，玩电电死的，渠道里淹死的，打农药毒死的……因此这个连的职工都有些灰溜溜的阴郁情绪。黄云说，他来到这个连后，也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情绪。

当时连里的职工有三怕：一怕承包土地会亏损倒挂，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不但拿不上钱，还要掏自己的积蓄去填公家的窟窿。二怕房屋倒塌，睡在床上，看着梁上，心想，老天保佑，今晚千万别出事儿。三怕连里这种状况，将来自己的子女出路在哪儿？感到前途黯然。另外，职工们说，咱们连里还有三多三少，说是连里干部吃喝的多，管事的少；有些人拿钱多，干活少；承包土地是亏损的多，盈利的少。黄云说，当时有不少职工想调离这个连，他们说：“呆在这里，倒霉透了！”两年前，有一个党员为了离开这个连，连党籍都不要了。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黄云当连长不久，师长任友志同志到这个连来视察，黄云陪任师长去看望几户贫困户，其中有一户的房屋就在他们眼前倒塌了，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任师长看到这情景，心情也很沉重，他语重心长地对黄云说：“小黄啊，你要是能用两三年时间，改变这个连的面貌，你就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为党立了功，我一定亲自来向你表示祝贺。”

任师长走后，他感到心情越发沉重了。那几天晚上，他一直睡不着觉，看着连里那破破烂烂、歪歪斜斜的房屋，看着那深远而辽阔的星空。几年前，自从他当连领导后，他就断了烟，戒了酒。而现在，他多想抽上几支烟，灌上几口酒啊，因为他深深感到自己身上担子的份量！但他心里也很明白，用他的话来说：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领导干啥子？吃闲饭？”他一挥手说：

“我想，全连只要振奋精神，拼搏向上，豁出命来干，就能让13连一年登上一个新台阶，争取5年彻底改变全连的贫困面貌。只要好好干，这事准能成！”

二

13连的干部职工告诉我们说，黄云干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务实，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而且他又是个很能吃苦的人。

那年冬天特别冷，春节前来了寒流，气温一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林带的树枝上结满了亮晶晶蓬松松的霜花。人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年的事，但黄云的心里却让连里的事塞满了。他在想，连里的这么一大堆问题，先该从哪儿着手呢？

在春节前后二十几天时间里，他走访了47户人家，有承包土地的贫困户和倒挂户；有一些过去连领导都不敢惹的被职工们称为“高级职工”的“刺儿头”；还有些不肯好好干活整天游游荡荡的青年；另外他还到机务人员、畜牧人员、退休干部那儿去，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情况，请他们献计献策。

“什么事情我都要摸摸底。”他搓搓手很自信地对我们说，“问题不摸底，工作就没法做，情况摸透了，计划措施就可以跟着来。这跟医生看病一样，病症确诊了，才能对症下药，你们说呢？”

“面对连里的这么些问题，你首先抓了什么呢？”我们问。

“抓承包土地这一环！”他很有把握也很果断地说：“如果农工连土地都不肯承包，不愿在土地上下功夫，那么我们这个农业连队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农工们对承包土地的信心不足。可 he 感到，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存在了好几年，情况比较复杂，但只要措施得力，政策对头，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有一天，积雪已开始在悄悄融化了，树枝也微微有些泛绿，

但风还有点冷。他同两个老职工蹲在林带边的埂子上谈心，谈承包土地的事。有位老职工卷着莫合烟，对他说：“黄连长，我这个人直，有啥就说啥，嘴里不打弯弯。”

“我这个人就爱听直话。”黄云说。

“那我就说，”那位老职工喷了一口浓浓的辣辣的烟气说：

“过去我们为啥对承包土地信心不足？一是因为承包土地的面积不准确，有些人占了便宜，有些人就吃了亏。还有，虽然有些土地划在同一个类别里，但这中间好坏的差别就差得大了，可上交的利费却一个样，这咋会公平呢？三是在用水用车上，关系好的在用水用车上就优先，关系不好的该用水的时候没有水，该用车的时候没有车，你说，这咋不打击咱们承包土地的积极性呢？”

“这是实话！”另一个职工说，“这些事儿不解决，要想搞好土地承包，难！”

黄云心里有底了，他同好多职工谈过这事儿，讲的就是这么几件事。

那年三月，树枝已开始吐芽，天虽然还有点冷，但已蕴含了春的气息。黄云心里想，农时不等人啊，得让职工树立起信心，把土地尽快地承包下去。他同其他连领导一起商量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连里成立了由连领导、业务干部、职工代表组成的土地丈量小组，对全连每块条田的面积进行重新丈量。过去连里的土地只分三个等级，同级土地之间的差别确实很大，让职工交同样的费用显然不合理。于是黄云根据全连土地的实际情况，再同职工代表商量决定，把连里的土地分成十个等级，全连土地分三大类，每类再分三个等级，然后再加一个等外地，这样就缩小了每一级别间的差距，上交费用也趋于合理了。土地的丈量和等级的划分黄云让职代会反复讨论全面核实，并且向群众公布，再听取群众的意见，然后由职代会确定下来。群众说，黄云

办这几件事，又实在又果断。

这几项措施一落实，职工心中过去积下的怨气一下平了许多，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可黄云并不满足，他认为这项工作不能只做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他感到，那些由于原来因为丈量土地不准确或等级划分不合理而造成的亏损倒挂的职工，心中的怨气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他们承包土地的信心依然受到影响。因此他同连里的其他领导商量后，又作了如下的决定：以前承包土地倒挂2000元以上的，今年只交同等级土地规定所交费用的90%；欠3000元以上的，只交80%；欠4000元以上的，交70%。他说，这样一来，不但因过去工作中的失误而造成倒挂的职工得到一些补偿，而且也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这些措施都一一落实了，职工们的情绪也高涨起来，天气正在转暖，土地也很快承包下去了。黄云说：“我们在承包形式上也不搞一刀切，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队上那么多职工，每一个职工自身的素质都不一样，家庭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让那些有经营能力，劳动力强，具有搞独户承包条件的，他们又愿意搞独户承包的就搞独户承包；那些愿意搞联户承包的就搞联户承包；对那些经营能力差，生产知识缺乏的职工，组织起来由能人牵头承包。我们还把那些小青年组成青年班，连里派有能力的老工人去当班长。这样一来，群众也很满意。”黄云说完，很自信地笑了笑。

1987年以前，连里每年都有25%的大拒绝承包土地，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勉强承包了土地，但信心也不足。可这一年，连里采取了那些措施后，95%以上的人承包了土地。当年职均收入就达到1470元，而且没有一个倒挂户。黄云总算松了口气，这个头看来开得不错，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要想搞好工作，就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有一天，连里的支部会一直开到深夜。黄云在会上说：“我想，要想让职工安心连队，咱们连队就得想办法让职工看到希望，得到实惠。一个越来越贫困的连队是无法让职工安心的。”那天，他情绪有些激动，打着手势说，“我们得让职工富起来，同时，我们也得让职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两者是一致的。我说的富裕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上的富裕，一个是精神上的富裕。光物质上的富裕可不算富。你们看呢？”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

融化了的积雪被春风吹干了，冬小麦开始吐出一叶叶新芽，变得绿油油的。连里在搞好土地承包后，黄云和其他领导接着就开始抓职工的住房问题。“这问题再迟缓不得了。”黄云焦虑地说。因为积雪一融化，有些住房的墙体开裂了，危房在不断地增加。有的职工说：“住在这种歪歪斜斜摇摇晃晃的房子里，心里寒哪。说不准哪一天塌下来，在里面就光荣牺牲了，谁还会去一门心思搞生产呢？”

职工们说的是实情。

“这关系到全连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不抓可不行，不抓好这件事，生产上就直接受影响。”黄云说，“咱们今年就开始干，干他个三年五年，把全连的住房问题全部解决了。”

支部会开到深夜，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连里的财力物力都有限啊，”有人说，“这事不好解决。”

“那咱们就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黄云说。

“咱们过去也搞过，”有人说，“可没搞成。”

“主要是措施不得力。”黄云说，“而且抓得也不具体。”

“那咱们再试试，”也有人说，“黄连长，这事你牵头吧。”

“行！”黄云说，“支部信得过我，我就干！”

大家把眼睛又盯在他身上了，看你黄云能拿出什么样的得力措施来。大家心里很清楚，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

但这事并没有难倒他黄云。黄云说，他有个脾气，干什么事，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要干成，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么！他当时想，如果住房全由连里包下来，一方面连里没有这个能力，而另一方面职工建房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因此他拿出的办法是：第一，将旧房全部作价卖给职工，连里组成由连领导、职工代表组成的处理旧房折价小组，对全连的旧房进行折价，并且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因为那些旧房危房上的梁和檩之类的东西还可以利用。第二，凡13连的职工建房，经济有困难的，根据实际情况，材料费由连里全部垫付，分三年还清。第三，凡是积极建房的人，连里补贴25%的材料款，每一户可以领到200元的现金，让他们购买一些建房的必需品。第四，每一户还划分一亩七分的宅基地，发展庭院经济。

但有人提出了异议，说：“连里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吃社会主义？”

黄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职工没有房子住你解决不解决？有些人住在眼看就要倒塌的房子里，你解决不解决？但这单靠连里能一下解决得了吗？我这样做，是想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光有连里的积极性不行，因为连里没有能力全包下来，但连里不给职工帮助点，职工也有困难，而且他们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从长远的眼光看，连里的这种垫付是可以很快收回来的。”

黄云是有眼力的。

职工们的住房逐步得到改善了。从1987年7月到1990年9月止，106户危房户全部搬进了新居。建房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每户平均在100平方米以上，人们不再耽心那种可能“光荣牺牲”的事了。

职工们的安居乐业，使生产很快出现了新的起色。全年上交利润也逐年提高。从1987年37万元，到1988年的49万元，到1989年的71万元，1990年的115万元。黄云说，这样的经济效益不是白来的，没有播种也就没有收获。

四

有一天上午，黄云正在同我们说有关煞吃喝风的事。有一个个头挺高脸白白净净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拿着块大磁铁，很认真地对黄云说：“黄连长，你看，××家把这块大磁铁吸在电表上，电表就走不成了。这样干怎么成？”

黄云接过磁铁看了看，说：“很好，干工作就得认真负责，要不，歪风邪气就止不住。你先回吧，这事连里一定要严肃处理。”

那人走后，黄云笑了，说，我是想到曹操，曹操到了。我们连煞吃喝风，就从刚才那个人说起吧。

黄云刚来这个连时，连里的吃喝风还很盛。他说，他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但他一般不到职工家吃吃喝喝，可有几种情况他去：职工简易的婚丧嫁娶，送子参军，正常的调动，老职工退离休，凡这种情况来请他，他就去，送礼品自己掏腰包，决不用一分钱公款。他说：“咱们总得讲点人情味，什么事情都一刀切，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后来连里为了煞住吃喝风作了规定，严禁党员和干部到职工

家吃吃喝喝，但以上情况例外，去的人送礼一律自己掏腰包。据连里的人对我们说，由于这方面的措施订得比较切合实际，也有人情味，连里的吃喝风倒确实煞住了。

还是从刚才来的那个人的故事讲起。

那个人是连里的电工。

黄云说，他来这里头几个月，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每家请人喝酒，有一个必请的人物，就是那个电工。有人说：“他可是个每场酒都拉不下的人！”黄云想：难道这么个小小的连队也有电老虎？于是他悄悄地进行了调查，发现凡是请电工上酒席的人家，都是挂着大灯泡，付着低电费，而那些没请他的人家，点的是小灯泡，却付着高电费。这一查他心里就明白了。群众自然很不满。但对这件事怎么处理呢？

“趁现在就把电工拿掉。”有人说，“这样也好把连里的这种不正之风煞一煞。”

显然，这是一次很好地向不正之风开刀的机会。但黄云却想得更多。他意味深长地说：“这种事可不是戈壁滩烤火——一头热。”

一些人听了他这话感到有点奇怪。

“你们不想想，”黄云向她们解释说：“这责任难道全在电工身上吗？而那些请电工吃喝的人就没有责任了？他们请电工的目的是什么？不也想为自己捞点好处吗？如果我们光处理电工，那么那些请他而且已经捞到好处的人怎么处理？”在黄云看来，有些不正之风，不是某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众多的综合因素造成的，要治理，就得综合治理。后来他又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电工在业务上是很懂行的。有本事的人我得用，不过对他的错误我也不手软。整掉一个人容易，但要用一个人不容易。”他很明白一个当领导的责任。